

裁军谈判会议

CD/PV.636
19 January 1993

CHINESE

第六三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3年1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塞尔索·路易斯·努内斯·阿莫林先生(巴西)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636次全体会议和1993年第一期会议现在开始。我对于自己能够代表巴西在我们开始今年的工作时担任本会议主席感到荣幸。我向你们所有人保证，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将在履行主席职责时予以合作。同时，我依靠各位的协助处理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作为本会议主席，我特别愉快地热烈欢迎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两位贵宾。缅甸联邦外交部长吴诺觉阁下将首先在今天发言。部长先生有着杰出的外交经历，他曾经在他本国的外交方面担任过各种高级职务。他是缅甸联邦担任外交部长的第一位职业外交官。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缅甸联邦在他的指导下在裁军领域内迈出了实际的步骤。新西兰裁军和军备管制部长道格拉斯·格雷厄姆阁下曾于1991年6月13日对本会议讲话，大家对他都十分熟悉。当他被介绍给本会议时，我的前任曾经强调他在学术方面及作为议会议员发挥的积极作用。部长先生上次作了一项重要发言，除其他问题之外，他在发言中长时间地论述了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本会议现在已经成功地缔结了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公约，因此能在今天接待他使我感到特别高兴。

在我进行的磋商当中，各位协调员表示希望今天请部长先生在我们处理非成员国参加本会议工作的所有请求之前发言。据此，我将愉快地请他在适当的时候发言。

我还要欢迎作为本会议新代表来到我们中间的新同事--德国的沃尔夫冈·霍夫曼大使、印度的萨蒂什·甘德拉大使、肯尼亚的丹尼尔·东·卡洛里·南吉拉大使和瑞典的拉尔斯·诺尔博格大使。我向他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并保证我们将在本会议工作方面给予合作。最后，但却同样重要的是，我愿代表本会议和我本人向在我之前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米歇尔·塞尔韦大使表示感谢，对于他有效指导我们工作的方式表示我国政府的赞赏。我们都记得，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本会议完成了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工作。塞尔韦大使高效率和客观地主持了关于本会议议程和构成的非正式磋商，这也应当得到我们，特别是我本人的钦佩。接替他从事这项重要而棘手的任务的确是一项挑战。在此时刻，国际社会要求我们评价裁军机构的宗旨和结构。现在人们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对于一个接一个的变革浪潮作出反应，这可能需要我们付出额外的努力。

早在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于去年结束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考虑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当时已经越来越清楚，本会议至为重要和最富有成果的阶段之一即将结束，我们将被赋予新的职责。现在对本会议的要求是，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新评估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机构作出贡献。特别是在联合国秘书长题

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以及审查裁军谈判会议议程和构成方面特别需要我们的集体思维。我相信，我们在审议这些问题时将会拿出令人满意的建议，本会议将作为有关裁军问题的谈判机构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在1992年会议期间，一些成员国的高级官员曾在本会议讲话。这些高级官员以及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们曾有机会回顾近来的世界历史、我们亲自经历的重大政治变革、东西方对峙关系以及两极世界的结束。我将仅仅简要地提到这些有关问题，但是我尤其希望强调民主在新的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我们全都知道，民主是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用希罗多德关于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国王冈比希斯死后发生的辩论的著名评述的话说，就是众人的治理。但是民主的影响和意义要比这种纯粹量性公式所包含的内容广泛得多。巴西最近的经验表明，一个通过民主组织起来并与邻国保持和平的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备。这样就可以节省宝贵的资源，用于紧迫的发展工作。

巴西在国际安全方面的愿望可归纳为裁军、民主和发展。我记得，为了强调我国在这方面思维的发展和连续性，在30年前出席各个不同国际论坛的我国代表团一直坚持一种相似的三合一主张：裁军、发展和非殖民化。

对于长时间讨论发展与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现在既不是时间也不是地方，而且教皇保罗六世则在25年前就已经极为简明地阐述了这一关系。但是，观察国际时事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于今天世界上紧张区域和发展不足状况之间令人惊讶的巧合视而不见。完全可以说，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主要是当时经济大国之间的冲突，但是趋向于卷入当今冲突的却是来自贫困严重地区的人民和国家，甚至在这种地区实际上与强大和富有的中心相距并不很远的情况下情况仍是如此。

仅仅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两极世界已经消失，新的实力框架已经取代了旧有的对抗力量是不够的。对于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逐步实现民主化来说，我们面前还有漫长的道路。我们认为，随着我们走上民主的道路，各国政府会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人口福利上面，裁军将能比较容易地实现。但是，不应把民主看作是纯粹的内部问题。现在得到广泛公认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不允许把问题绝对地划分成属于内部范围和外部范围。这在涉及到环境、人权和安全这类复杂问题上显得更为清楚。关于这类涉及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必须使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决策进程。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效率方面的要求可能需要限制对这一决策的参与。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关于棘手和重大问题的决定只有通过保证所有各方适足代表权

的民主进程作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韦伯法则)才能被看作是合法的。在当今这个思维方式变革和革命的时代，我们的民主概念超出了国家的内部范围，延伸进入了国际政治进程，成为在冷战之后将要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在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运动当中，各种同盟关系被打破，极化关系发生了变革，意识形态已经隐退，好象历史猛然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在一两年当中，欧洲的政治和地理版图发生了变化，并仍在发生着变化。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以前遗留下来的许多特点在一瞬间不复存在。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并不一向是和平的。民族和宗教对峙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复活取代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了新的不稳定局势和蔓延开来的痛苦。我们每天必须重温的教训是，与人们说的话正相反，历史并未结束。

在1990-1991年海湾危机之后，国际社会为解决冲突而选择的道路在联合国系统内开辟了新的天地，由安全理事会授权使用武力以保证执行其决定。为了维持和平与安全而正在建立一个新秩序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现在来重新评估联合国系统的决策机制并制定使用武力的标准和规章正是时候，使用武力绝不应当成为维持和平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预防冲突仍然比事后解决冲突更为重要。

最近几年来，我们注意到有一种单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的倾向。这是在如何认识各种不同国际力量方面的退步，严重地歪曲了现实。变革的主流应当避免的错误概念是，新国际秩序下的和平来自美洲，通过欧洲，然后到达东方。对于当今现实的这种错误认识公然无视世界的南半部分。事实上，只要世界财富分配不均，只要贫困仍然是地球大多数人生活的象征或许多人因此而死亡，世界就没有和平的保证。从这个角度看，在以最近关于国际合作和投资流动的建议为基础的各种设想当中排除南半球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严格的不扩散制度是维护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关于什么是理想的制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巴西来说，这一制度要比现有制度全面得多。今天的核不扩散制度是以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不扩散条约、拉罗通加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措施为基础的制度。这不是一个--也没有人会指望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漏洞的制度。另一个使用限制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制度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生物武器公约也十分重要，但是人们普遍承认，由于没有适当的核查机制，这个公约还不够理想。我国政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第二次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设立的特设政府专家工作组在工作过程中能够纠正这一不足。最后，还要按照在本会议谈判，上星期在巴黎开放供签署的公约更为全面地禁止化学武器。

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努力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制度，裁减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数量以期彻底消除这类武器，并禁止试验这类武器。可能现在并不能马上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制度，但是应当承认，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机会窗口目前是敞开的。而且，我们可以按照搭积木的概念选择一种办法，逐步实现这些广阔的不扩散目标。每一个多边议定并有适当核查机制的部分性裁军协定应当是我们设想的这种不扩散制度的一部分。应当为这些协定增加经过多边谈判而商定的透明度规则，以便通过安全和非歧视的方式制约双重用途技术的国际转让。利用对所有人同样有效的规则就能比较容易地防止把所谓敏感技术用于非和平用途。同时，此类规则绝不能对合法地将技术用于发展设立过分和无理的障碍。

争取全面不扩散制度的首要步骤之一应当是缔结一项立即并永远禁止试验核武器的条约。由核武器国家发表声明，表明限制和暂停此类试验的意向是最受欢迎的。就在上个星期，密特朗总统宣布法国政府准备以其他核武器国家采取同样步骤为条件无限期暂停其核试验，巴西对此表示衷心欢迎。但是，如果这种有希望的倡议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确保将其转为有约束力的多边承诺，那将是令人遗憾的。

去年，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人们听到了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的多种引人关心的立场。我愿提到其中的两个。德国的汉斯-德特里奇·根舍部长说：“我们认为有必要最终得到一项谈判禁止核试验协定的职权。必须尽一切可能早日缔结一项禁止为试验目的进行核爆炸的协定”。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布鲁诺·博太大使持有同样立场，他说，“意大利长期以来同意认为，消除核试验的问题不能与现存武库规模问题相割裂，因此，意大利认为，从技术和政治角度争取通过可靠的核查手段全面禁止核试验这个目标的条件现在已经成熟”。

大多数国家看来都同意这些声明的要旨。事实上，这是联合国大会多项决议所包含的信息，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其中以明确的措词一再指示裁军谈判会议缔结一项在一切环境下永远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国际社会的愿望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所有人都应听到这一呼声。

以全面禁止核试验来补充不扩散条约，使其成为更为全面的文书，从法律角度和政治角度看都是合乎情理的。不扩散条约的序言已作了这项呼吁。如果能朝这个方向迈出实际步骤，同时由核武器国家达成协议消除其武库，我们将肯定能够更加接近于一个更为有效并得到普遍接受的不扩散制度。

我国已经决定不进行任何一种核试验，甚至不进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所预想到的用于和平目的的试验。阿根廷和巴西1991年7月18日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通过的核能仅用于和平的协定中也载入了同样的承诺。

我国政府正在促成核领域内的其他主动行动，并与其他有关拉美国家相协调为使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全面生效采取着最后步骤。

巴西与多数国家一样，愿意为建立一个全面的不扩散制度作出贡献。这要求那些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少数国家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已经作出不扩散承诺的国家有权利而且在道义上完全可以要求军事大国从法律上承担裁军义务，承担纵向不扩散义务并禁止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国准备继续提醒核武器国家在争取裁军方面的首要责任。我们相信，核武器的继续存在以及缺少一种坚定和全面的禁止本身就鼓励了潜在的扩散者。我们确实欢迎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体现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中的削减其核武库的主动行动。但在同时我们不得不说明的是，无论这些主动行动有多么重要，它们仅仅是范围更广并经多边谈判达成的其他协定的初始步骤。

国际形势中发生的深刻变革要求世界减少军备。发达世界各国，甚至有些被认为是中立的国家却大幅度增加了其军事开支，这让人很难理解。我们怀疑这对于维护世界任何地区的安全利益来说并不是最佳方法，更不用说那些再次发生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地区。巴西人民对于再度更新的军备政策不能不表示遗憾，并对武器超量积累的危险影响表示深切关注。同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有些国家坚持把高额的资源用于越来越尖端复杂的防务方案，其中有些看来是要防备想象中的敌人发起的进攻。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有0.5%用于军事开支，关于这个问题，巴西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我们相信，一个严格和全面的不扩散制度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安全和维持和平。但是，只要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能确保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按照真正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这一制度就始终是不完整的。

我充分意识到，作为本会议主席，我的义务是要做到不偏不倚，各位可以指望我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将不会错过机会向各位阐述我的想法，并以公正和明确的方式向各位提出我国政府的立场。

本主席和巴西代表团的愿望是促进和确立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联合国裁军机制的多边谈判机构的杰出作用。

我愿通知各位，我就一些组织事项进行的磋商使我深信，不久我就能开始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工作。在我们听取已经登记在今天全体会议发言的人讲话之后，我将请本会议召开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议，讨论我们为了推进工作而需要作出的安排。随后我们将立即重新召开全体会议将本会议关于这些安排的理解载入记录。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就其他未决的组织性问题继续与各成员国进行磋商。

现在我请本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文森特·贝拉萨特吉大使宣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给我们发来的贺词。

贝拉萨特吉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 以下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发给裁军谈判会议1993年会议的贺词全文:

“在裁军谈判会议1993年会议召开之际，我特别高兴地向会议致此贺词。

“仅在一个星期之前，我以保存人的身分在巴黎主持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开放签署仪式。对于派代表出席的国家和你们所有个人来说，这一历史性成就是20年艰苦谈判的最终结果。我谨就你们为此目的进行的艰苦工作向你们全体表示祝贺。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委托联合国秘书长负责保存这一史无前例的协定，对此我极为愉快。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冷战之后裁军领域内的第一个多边协定，其中关于销毁和消除这些灾难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关于国际核查的规定是未来限制军备协定的新基准。我们应当力争对这项公约的普遍遵守。

“毫无疑问，国际政治形势在过去几年当中发生的巨变有助于就这项公约进行的谈判和达成的最后协议。我将向各位转达我的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在报告中我提到，近年来国际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很少比在谋求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的变化更为深刻。

“但是，裁军并不是目前对国际安全需要来说已不具有首要相关性的冷战的一个方面。尽管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缔结了一些重要的军备管制协定，但正是冷战的结束使裁军问题回到了中心位置。

“你们在彻底和有效禁止所有化学武器方面取得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将把两个主要大国的核弹头数目削减大约70%，这项条约的签署是裁军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陆基多弹头导弹的销毁一举消除了对第一次打击的恐惧，从而制止了军备竞赛。许多人把这项条约称作是当今范围最为广泛的限制核军备协定，因为该项条约同样大幅度裁减了潜艇发射的导弹，使核裁军超越了梦想的范围成为现实。

“过去两个军事大国之间的实力平衡现在已经被地球上许多地区的不稳定和爆炸性所取代。因此，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机构应当在这关键时刻迈出大胆步骤深入研究应取的方向，以便为使世界对所有人来

说更为安全作出决定性贡献。除了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这一重大作用之外，多边裁军进程还是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的一个组成部分，联合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内承担了这一任务。如果要使多边裁军机制行之有效，就必须对冷战后时代的需要作出反应。

“在第一委员会介绍和提交了我的报告之后，联合国大会决定三月份再度举行为期一周的第一委员会会议，重新评估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机制。我期待着了解会员国对我的报告的看法，并期待着第一委员会复会讨论裁军谈判会议审议工作的结果及其对议程、构成和工作方法的审议。我鼓励各位为这些问题寻找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因为为这一机构的未来提出建议的责任属于它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

“我在我的报告中提出，裁军谈判会议的努力应侧重于明确界定的和紧迫的问题。该会议应当利用成功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所产生的动力就一些问题取得进展。

“现在已经达成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的重要协定，更多的国家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些核武器国家已经暂停核试验，因此，看来这是裁军谈判会议加强努力争取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良好时机。禁止试验此类武器将会进一步推动全面核裁军的目标。同时，应当更加积极地谋求解决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障的问题。

“军备透明度问题是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一个新重点，十分重要。各位可从我的报告中了解到，我认为在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将是联合国今后裁军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裁军谈判会议可在这样的总形势下发挥作用。1992年开始的工作应当继续下去，并应加强。

“随着各国将于1993年提出其报告，联合国常规军备登记册将投入运转。专家组的报告有助于完善报告程序。裁军谈判会议肯定能够对这一登记册作出十分有用的贡献，例如，通过制订普遍性和非歧视性实际方法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来处理军备超量和有害于稳定的集结的问题。我期待着裁军谈判会议尤其结合我建议于1994年进行的审查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

“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裁军谈判会议不妨加快审议所有有关问题，特别是建立信任措施领域内的问题。

“在我的报告中，我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将采用较为平等和全面的方法负责地控制扩散问题。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将继续就这些问题进行

非正式对话，最后将这方面的讨论正式化，以便达成具体和协调的协定。

“仅在一年以前，安理会的理事国举行了一次特别最高级会议，重申它们认为，裁军、军备管制和不扩散领域内的进展可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用重大贡献。安理会表示自己致力于采取实际步骤增强联合国在这些领域中的有效性。

“我可以肯定地说，裁军谈判会议将响应安理会主席在该次独特的最高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建议。我请裁军谈判会议向这些目标前进。”

主席：我感谢本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转达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的贺词。对于联合国秘书长为我们的工作提出的重要意见，我请贝拉萨特吉大使向他转达我们的深切谢意。

联合国秘书长还给我们发来了两份函文。他在1992年12月24日的信件中转发了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我在发言中已经提到了这份报告。该份函文已按CD/1176号文件散发。另外，秘书长在1992年12月29日的另一封信件中转发了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通过的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和决定。有关函文将按CD/1177号文件以所有正式语文散发。

本次会议的发言者名单上有缅甸联邦、新西兰、墨西哥、荷兰、美利坚合众国和比利时的代表。我现在请缅甸联邦外交部长吴诺觉阁下发言。

吴诺觉(缅甸)：主席先生，感谢您的欢迎之词。首先请允许我对于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祝您在履行您重要职责时取得全面成功。我们保证在您的领导下为推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对您的前任比利时塞尔韦大使在1992年会议结束的月份和会议间隔期间才干和有效地指导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表示我们的深切赞赏。

我们还愿赞赏地提到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及其效率突出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出色的和忘我的服务，这使得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顺利和有秩序地进行下去。

裁军谈判会议1993年会议是在国际政治舞台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刻召开的。裁军领域内的一个巨变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总统1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根据这一新的条约，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商定对各自的核武库实行迄今为止最大幅度的削减。我们欢迎这项条约，它是军备管制和裁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期待着签署国采取必要措施将该条约的规定付诸实施。

考虑到裁军领域内近来事态发展，现在确实是重新评估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的多边裁军论坛的作用的时候了。首先，我愿阐述我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想法。自1962年设立了18国裁军谈判委员会以来，这一多边谈判机构在过去的30年当中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最后成为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这样一个谈判机构。裁谈会及其前身机构在过去的30年当中拿出了若干重要的多边裁军协议。对于这些裁军协定的关键重要性或裁谈会及其前身机构在这一领域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裁谈会内的谈判产生了禁止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两项裁军协定，协定不仅限制这些军备，而且还要以彻底消除这些恐怖的武器为目标。当然，我所指的是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和1993年的化学武器公约。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国是巴黎签字仪式上的原始签署国之一，仅在几天之前我亲身参加了这一仪式。由于从裁谈会会议上取消了这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我们认为，本会议完全可以集中精力解决议程上的核武器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坚决认为裁谈会应当作为处理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继续发挥其作用。同时，我国代表团确认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仍然保持着其重要性。该委员会作为处理裁军和安全问题的议事机构应当继续发挥其首要作用并加强其工作。

缅甸一贯奉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在1992年9月于雅加达召开的第十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缅甸恢复参加了不结盟运动。作为运动的创始国家，我们一贯信仰和遵守运动的原则，我们相信，我们将能对这一运动的长远利益作出积极贡献。

在裁军领域内，缅甸是1962年成立的18国裁军委员会的原始成员国之一，自那时以来一直参加了其后各个机构及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对于争取有效、可核查和非歧视性军备管制和裁军的真诚国际措施，缅甸保持着坚定的承诺并给予全力的支持，这是缅甸独立和积极外交政策的主流之一。

按照这一政策，我国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采取了两项重大的国际法律行动。第一项法律行动是，缅甸政府于1992年12月2日向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保存国美国政府交存了加入书。第二项行动是，1993年1月14日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

缅甸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会议上与其他国家一起提出了关于禁止核扩散的提案，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争取在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之间取得可接受的平衡。缅甸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签字国仅仅是因为有关方面还没有履行这些责任和义务。由于主要的核武器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削减其核武库，核军备竞赛在中程核力量条约和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之下已经发生扭转，而且这些国家

已经采取了单方面行动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6条的义务，因此，缅甸成为签署国的障碍已经消除。根据这种情况，缅甸已经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154个缔约国。

现在，距离将于1995年召开的第五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只有两年了。这次审查会议将是一次关键的会议，缔约国将在会议上审议不扩散条约1995年到期之后的延期问题，并就此作出决定。缅甸认为，目前不扩散核武器制度中某些现存的缺陷以及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要求认真地重新评估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相互权利和责任，在此之后才能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进一步延期作出决定。为了确保在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权利和责任之间取得改善的和可接受的平衡，核武器国家应当采取恰如其分的措施兼顾无核武器国家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的安全利益。这两个问题分别是，全面禁止核试验和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障。

刚才我已经提到，我国最近采取的第二项国际法律行动是缅甸于1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作为一个既不拥有化学武器也不准备在未来获取此类武器的国家，这项行动充分表明缅甸致力于彻底消除这些恐怖武器的灾难。缅甸将积极地参加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裁谈会成员国中间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本会议1993年会议应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优先项目上。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优先项目之一是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缅甸同意认为，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下进行核试验是防止核武器质量改进和发展及进一步扩散的首要步骤。去年在这一领域内已有一些重大的事态发展。

法国在1992年期间暂时停止了核试验。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暂停了核试验并且宣布决定将这一暂停至少延期至1993年中期。自1992年10月1日起美国暂停核试验9个月。

在裁谈会1992年会议上，法国代表团宣布，如果裁谈会1992年会议重新设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法国准备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裁谈会1992年会议没有能够出现设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我们希望，裁谈会许多成员国对于以实质性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而再度表示的关心和再度表现出的紧迫感将有助于在今年的会议上迅速地重新设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并力争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中取得重大进展。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于1992年12月9日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第47/47号决议。我国是共同提案国之一。决议是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获得通过的。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直投反对票的一个核武器国家今年投了弃权票。我们认为

为，在贯彻上述决议时，裁军谈判会议应当以去年在印度沙赫大使的协调下进行磋商所达成的职权草案为基础，迅速作出重新设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决定。这一特设委员会一旦重新设立，将立即开始实质性工作，处理结构和范围问题及核查和遵守问题。

裁谈会1993年会议应当集中精力的另一个优先议程项目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消极安全保障)。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可靠保障是从整个地球上彻底消除核武器。在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国际社会必须拟订出消极安全保障的有效措施和安排。我们坚决认为，消极安全保证的有效措施和安排是可行和有效的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对于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可作出积极的贡献。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消极安全保障的第47/50号决议。裁军谈判会议现在确实应当结合近来国际政治形势中的积极动态重新看待消极安全保障问题，并在1993年会议上就这项重要问题取得一定进展。

军备透明度问题是在去年才列入裁谈会议程中的一个新项目。裁谈会对这一项目的审议尚处于早期阶段，需要对这一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仔细研究。我希望再次强调，军备透明度应当是非歧视性的，应当不分国家大小，既包括常规军备，也包括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军备。

1993年很可能会成为裁谈会的一个分水岭。这一谈判机构必须重新评估其作用，审查其议程和工作。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让我们一起不遗余力地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处理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向这个机构提供我们的全力合作和支持，使它能够对变革时代的需要作出有效反应，并在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内取得进一步成功。

主席：我感谢缅甸联邦外交部长阁下的重要发言和对我本人说的客气话。而且我想我也可代表贝拉萨特吉大使和我的前任向他表示感谢。现在请新西兰裁军和军备管制部长道格拉斯·格雷厄姆阁下发言。

格雷厄姆先生(新西兰)：我荣幸地于裁军谈判会议1993年会议召开之际在此到会讲话。了解到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工作即将开始确实是令人鼓励的，主席先生，我愿首先感谢您所作的富有思想内容的开幕发言。我还想感谢本会议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先生向我们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词。

几天以前，我在巴黎荣幸地代表新西兰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今天我想祝贺裁军谈判会议在谈判公约方面取得的成功。我知道，这是一项集体努力，需要得到同属裁谈会成员和非成员的

所有区域集团的支持。但是我不能不特别对冯·瓦格纳大使和德国代表团的努力予以特别赞扬。在他的主持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以裁谈会从来没有过的方式成功地履行了职责，使这方面的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所产生的结果的确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引以为自豪的。

毫无疑问，新的和有所改善的国际气候有助于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世界事务充满威胁和对峙时这项公约就已经大体谈成了。谈判历史如此之久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虽然用了如此之久的时间，但谈判在冷战的艰苦岁月中始终不断，这表明了国际社会拿出成果的决心。

无论是裁谈会的成员国或是非成员国，曾经为化学武器公约而努力的所有国家并非一定都同意公约的每项条款和规定。但这恰恰是国际谈判的性质所在。我们都受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一愿望的推动，但是由于如此众多的不同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关注，因此妥协和协商一致的精神是最为重要的。在日内瓦和联大体现的如此明确的这种精神使得130个国家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仪式上签署了这一公约，我和本会议室内的其他一些人上星期在巴黎出席了这一仪式。

但是，本会议不能就此而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国际安全领域内发生了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变革是积极的，产生于原有东西方分裂的弥合。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已经大幅度削减了其核武库。更多的裁减也在计划之中。核试验正在减少，多数核武器国家已经单方面暂停核试验。随着冷战的直接表现形式正在被清除，相互信任与合作正在取代相互威慑成为全球安全的基础。但不幸的是，冷战还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现在还有待于找到有关的长期解决办法。本来应该能够使相邻的种族群体分享日益繁荣的世界的调整和共同发展的正常进程受到了扭曲。这种扭曲的后果尚未根除。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些严重紧张的地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这种紧张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首先需要直接卷入的各方拿出政治意愿。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悲剧面前联合国也正在为自己确立着一种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新的重要作用。随着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的事态发展，联合国将接受考验，我们都希望联合国将不负使命。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个人十分关心裁军—国际安全问题，这使我们感到幸运。他在提交第一委员会的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些议题，引起了新西兰方面的共鸣。我们尤其赞成他呼吁把裁军问题实际纳入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较宽广结构。这符合新西兰完全同意并且现在已经实现的目标，即在第一委员会就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辩论。在去年联合国大会进行的这场辩论明确表明，这是同一事务的两个不同侧

面。

新西兰还同意秘书长关于军备管制和裁军进程全球化的意见。正如他所指出，这一目标是要扩大裁军努力，由所有的国家在一个世界性进程中作出多边安排。化学武器公约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一个坚实步骤。必须采取更多的步骤。新西兰同意秘书长的看法，现在的确是重新审议冷战后的多边裁军机制的时候了。自从联合国会员国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为联合国多边谈判机构议定了一种新的组织框架以来14年已经过去了。在同一届会议上还设立了目前形式的辅助性议事机构——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

自1978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新西兰期待着三月八日至十二日的第一委员会复会能够成为重新评估联合国、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机制，特别是第一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各自作用的机会。我们注意到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达成具体的议定行动建议。我们将全力支持委员会主席埃及埃拉拉比大使和秘书长实现这一目标。

甚至就在讨论这一联合国大会复会之前，裁军谈判会议就已经对秘书长提出的需要研究的各项问题有意识地进行了自己的内部评估。在卡迈勒大使以及最近在你的前任比利时塞尔韦大使的主持下过去的两年中进行了广泛的磋商。我愿首先在此强调我国代表团对于使裁谈会非成员国最近参与这些磋商的方式表示满意。我相信我们的意见是有帮助的。

我曾经有机会与我国代表团讨论塞尔韦大使最近磋商的结果，他已在去年十二月八日向会议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提出了有关报告。我知道他不久将向本会议提出正式报告，对于是否提出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意见我是有些犹豫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今天不谈论那些我认为属于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我就有些虚伪了。我国代表团感兴趣地注意到会议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关于裁谈会的议程问题有广泛的相近致意见。这两类国家的多数都愿意对议程作出改动。我们乐于认为，这体现了秘书长关于以更宽广的眼界看待裁军问题的呼吁。我们还感兴趣地看到，在具体议程项目上提出的优先顺序大体是一致的。

现在，许多代表团将项目1禁止核试验置于高度优先地位，新西兰对此感到满意。我国为了推动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下进行核试验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有责任为争取这一目标谈判一项条约，这也是尽人皆知的看法。新西兰还欢迎多数核武器国家最近自行暂停核试验的决定。此种暂停作为建立信任措施是有益处的，并且证明，核武器国家认为可在至少是目前不进行试验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希望现行的暂停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所有核武器国家都能仿效他人的榜样。

但是，暂停试验不能取代一项约束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不进行核试验的多边条约。新西兰认为，这样的一项条约是防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及其进一步扩散的首要步骤。另外还要加强全球不扩散努力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方面，在去年联大上支持第47/47号决议的其他158个国家是同意新西兰的主张的，它们重申裁军谈判会议谈判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特殊责任，它们促请本会议在1993年加强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质性工作。考虑到这种支持，并注意到最近磋商的成果，我希望本会议将不再浪费时间而在本届会议就着手进行项目1下的工作：禁止核试验。现在的国际气候有利于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无法谈论最后期限，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考虑某种大致的时间范围吗？有了我刚才提到的广泛支持，难道认为能在三年之内把这项决议转为一项条约是不合理的吗？

我们同样希望能够就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都定为优先事项的其它问题早日开始工作：军备透明度、消极安全保障、外层空间。

最近磋商的另一项议题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问题。现在还没有取得最后的结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说“毫不奇怪”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复杂和重要的问题。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成员构成问题——只不过将谈判桌周围的席位增加四个，六个或二十个而已。新西兰认为其实质远非如此简单。这个问题直接打中裁谈会本身存在的理由这个要害。成员问题的实质是，国际社会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来得心应手地迎接19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的安全挑战。

过去的模式显然已经不合适。最近的东方、西方、不结盟结构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扩展而且其基本实质至今仍然保持未变。但是，东西方分裂的弥合破坏了这一结构的根本基础。我想所有人都承认这一点。重新建立的裁谈会结构应当减少分明的界线，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我必须要说的是，新西兰不认为有限地扩大成员是最为现实或有效的解决方法。事实上最近进行的磋商证实了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在这一新的多极世界当中制订成员的客观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是，过去对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已经不再适用。

当我们谈论恢复目前结构的平衡时，我们想说的究竟是什么？是政治平衡还是军事平衡？是经济平衡还是地域平衡？还是所有这些平衡？我们又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一个人的能力为本会议的工作作出资金或技术上的贡献？另外作为对最后一个问题的补充，对于没有资源能力参加连续不断的谈判的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我们怎样才能确保听取他们的意见？

但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一个成员有限的机构是否能最好地为国际利益

或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服务。我们认为是不行的。我们赞成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员额不加限制，当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参与对其有关的问题时，裁谈会就能提供一种平衡，这是最全面的一种利益平衡。一个不限成员的机构也将符合秘书长的要求，我刚才提到了新西兰所支持的这项要求，即：裁军进程全球化。对于那些坚持认为需要限制对裁军谈判的参与的人，我想说一句，“看清形势吧”。出于透明度和普遍一致性的原因，当前的趋势是包容所有各方。在关系到其重要性不亚于裁军的国家利益的领域内，所有国家都期待着自己能够充分和平等地参与，例如经济(GATT)或环境领域。裁军作为国际安全问题的一部分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不同之处。

我刚才提到，本会议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议程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值得欢迎的共同意见。使我感到关注的是，关于成员问题现在还没有这种一致意见。多数非成员国赞成本会议不限员额。而多数的现有成员并不赞成。我认为，如果说裁军谈判会议在当今的世界中闭门造车的代价看来是进一步失去与外界的联系甚至进一步降低效率，那么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裁军谈判会议是以协商一致意见进行工作的。我们希望，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就裁谈会未来结构所提出的种种想法将能达成协商一致，以此作为第一委员会复会辩论的前奏。主席先生，我知道你向该委员会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但是我相信，所有有关各方都充分意识到需要表明裁谈会有能力通过其议程和程序对21世纪不断变化和更为复杂的世界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反应。

随着我们在化学武器公约上取得的圆满成功，人们对我们的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主席先生，我希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将支持你的努力，确保裁谈会找到一种能够继续实现我们集体愿望的方式。事实上，如果裁谈会要保持自己做为唯一一个多边谈判机构在联合国机制中的中心位置，它就必须这样做。我向你保证新西兰在应付这一挑战时将给予协助。

主席：我感谢新西兰裁军和军备管制部长的重要发言和他提出的想法，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墨西哥代表马林·博什大使发言。

马林·博什先生(墨西哥)：仅在消除化学武器公约于巴黎签署之后几天，裁军谈判会议又再度恢复了工作，这是其第32届年度会议，也是它在自己的新时代内召开的第15届会议。这一新时代的开始是1978年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多年以来其成果甚少。但是，去年裁谈会圆满结束了关于几项极为重要议题的漫长而复杂的谈判进程，我们在1993年必须尽一切所能谈判其他优先问题，首先彻底禁止核试验。我们必须尽早开始这些谈判。

裁军谈判会议每一年度的开始是十分重要的，今年比往年更为重要。我们相

信，在你的主持下我们将能迅速这样做。你的外交经验和你的才干为取得成功带来了良好条件，我们有把握认为，尽管你在日内瓦还有其他重要职责，你对这一多边谈判机构的领导将会是成功的。我们将向你提供墨西哥代表团的全面合作。我们感谢米歇尔·塞尔韦大使在1992年会议末期和会议间隔期间作出的努力。我们向本会议秘书长文森特·贝拉萨特吉大使以及阿卜德尔卡德尔·本斯梅尔先生致以诚挚的问候。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德国、印度、肯尼亚和瑞典的新同事。我们祝他们的前任冯·瓦格纳大使、沙赫大使、奥加达大使和许尔特纽斯大使以及秘鲁德里维罗大使和现在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克拉立克大使在新岗位上取得全面成功。

我们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你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所做的重要讲话。我们还对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词以及缅甸外交部长和新西兰裁军和军备管制部长的发言表示感谢。

我们关于化学武器工作的圆满成功，以及以冷战结束并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人事更迭在内的新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认真考虑整个联合国系统和特别是本会议裁军机制的未来。但在另一方面，主要由于新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对本组织一些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们的任务又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紧迫性。他特别强调维持和平行动，由于两个主要军事同盟之间曾经存在的分歧这方面的行动一度被搁置。所有这些都已经发生变化，目前正在为本组织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秘书长本人根据1992年1月31日安全理事会最高级会议的要求编写的题为“和平议程”的报告以及他的题为“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A/C.1/47/7，现已按本会议文件CD/1176重新印发)对此已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

三十年前，当设立18国裁军委员会时为联合国确定了裁军领域内的两大主要目标：核裁军及普遍和彻底裁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1978年举行的裁军特别联大上重申了这两项目标。当时加强了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部，使它在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中具有更大自主权，当时还就一系列的裁军问题达成广泛一致，将这一一致意见记录在案的形式就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

显然，新的国际形势要求联合国以完全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冷战时期的方式行事。但同样明显的是，对1978年议定的内容作出任何改动需要由联合国会员国作出同样全体一致的决定。我们不能从所谓务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扭曲在这一领域内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确实，《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原则中没有务实主义，也没有人能够一方面要求联合国更大程度地参与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而在同时又要求砍掉裁军事务部。事实上，原华沙条约集团各国最近的经验表明，执行裁军协定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需要得到专家的协助，也需要资金。当然，理想的是召开一次新的裁军特别联大。但是这样一届大会的准备工作将是长时间的，而目前的要求不允许

将集体决定拖延过久。因此大家决定，大会第一委员会于3月份恢复一个星期的工作。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和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就秘书长提交第一委员会审议的该份文件所包含的设想提出我们的意见。这是我们必须迅速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裁军谈判会议将必须继续进行我们在巴基斯坦卡迈勒大使的有效指导下就我们的工作方法进行的磋商，其中包括扩大会议成员和观察员参加工作的问题。在1978年以前，这类问题是由担任会议两主席的两个国家代表团解决的。自1978年以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是联合国大会。1978年的联大主席被委托完成就未来的裁谈会成员取得一致意见的任务。当时已经事先议定接纳五个核武器国家，除此以外，决定保持当时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另外在表示有兴趣加入本会议的许多国家中再挑出其他少数几个国家。当时的成员标准是冷战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平衡标准，现在这类已经过时。当时没能加入裁谈会的国家得到的诺言是，将对裁谈会的成员进行定期审查。现在我们讨论扩大本会议的可能性已经有些时候了。但是正如新西兰部长阁下刚才提醒我们的那样，若干年前议定的公式是以冷战标准为基础的，最近的安全理事会决定和大会决议都表明这种标准现在已经无效。所以，也许现在已经是彻底审查这一谈判机构的成员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应由谁进行审查。是我们自己还是联合国大会？在就裁谈会的成员和/或扩大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应当作出关于观察员参加工作的一两项决定，以便使这种做法成为一种自动程序，为它们参加各个附属机构和非正式会议提供便利。因此我们应当使所有人特别是观察员避免说不定今天上午过一会儿会出现的尴尬局面。

我们希望裁谈会主席在非正式磋商中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议程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慎重。这并不是一个在首先就纳入新议程的议题达成广泛一致意见之前就抛弃我们目前议程的问题。但对于本会议的未来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不妨碍过去议程的情况下对某些项目立即进行实质性审议，以求实际证明我们作为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争取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就我们已经共同认明的每项议题设立特设委员会。在这样做的时候大可不必就其职权范围进行冗长的讨论，在过去我们一起沿用了这一惯例，但显然没有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极为重要。159个国家对联大关于这一问题通过的第47/47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我国代表团荣幸地代表100多个共同提案国介绍了这项决议。对这项决议仅有4票弃权，1票反对。有些国家政府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应当利用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的四个已经自愿或事实暂停试验所提供的

的机会。工业-军事综合体显然已经开始萎缩。核试验科学家的处境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恢复核试验将意味着扭转这一趋势。同时，目前在某些核武器国家中的普遍形势有利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然而，没有人能够保证现在仍在鼓吹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各个集团将来不会重新取得决定性影响。

另外，还应从核裁军的更宽广角度看待全面停止核试验问题。在此我们将仅提到两个方面：首先，几个星期以前美国和俄罗斯总统签署了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协定，如果充分加以执行，这一协定将是朝核裁军前进的一个历史步骤。墨西哥主张通过缔结国际法律文书彻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现在应当加倍努力编纂这一领域内的国际法案。消除化学武器以及二十年前的禁止生物武器应当被看做是直到我们也消除了核武器之时才结束的一个进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完结之前，令人不能接受的状况仍然存在，因为虽然有些国家宣布决不拥有核武器，但另有一些国家仍在继续发展核武器，还有一些国家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没有核武器。我们还关注的是，尽管目前正在努力大幅度削减核储存，现在正在产生出诸如最低程度核威慑理论之类的新理论，这不仅表明有人决心继续保持核垄断，而且还说明所谓冷战战略家固步自封及有时混乱不清的思维。

其次，我们应当记得，在几个月之后将要开始1995年审查和延期不扩散条约会议的准备工作。为这一会议做出妥善准备工作将要求详细讨论核扩散问题的实质方面，这一讨论决不能象过去几次那样一直拖到会议本身举行之时。将要包括在日内瓦和维也纳审议的各项议题在内的这一讨论应当有所有国家参与，无论它们是不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经我国代表团的提议，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已经并正在非正式会议上研究了与整个不扩散问题有关的各个方面。我们认为，应当继续这方面的磋商以期查明可由裁谈会给予较正式处理的不扩散问题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尽管几个月来在核领域内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对于常规武器的转让或贸易在过去十二个月中以令人吃惊的幅度大为增长表示关注。我们感到尤为惊讶的是，在这些武器的买主当中包括了我们认为没有卷入军事角逐的一些国家。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参与了此类交易的大约80%，正如我国外交关系国务秘书几天前所说的那样，由于这些国家的地位和它们在安理会内享有的权利，应当从实际角度和道义角度审查这五个国家在这一领域内起的作用。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现在需要我们尽早开始实质性工作，同时努力改进和革新我们的工作方法，这些改革并非标志着与裁谈会的过去进行决裂，而是使裁谈会有能力进行变革。

主席：谢谢你，马林·博什大使。我感谢墨西哥大使的重要发言和他对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现在请荷兰代表瓦根马克斯大使发言。

瓦根马克斯先生(荷兰)：能在裁军谈判会议年度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确是一次特殊的机会。我们刚才听取了两位部长先生的讲话，这更说明了我们这次复会的重要性。我极为高兴地祝贺主席先生担任裁军谈判会议1993年会议的第一任主席。我们相信，你的领导和才能将能使裁军谈判会议应付今后几个月中的重大挑战。我向你保证我全力支持你指导本会议的工作。请允许我对你的前任比利时的米歇尔·塞尔韦大使在长时间和艰难的主席职位上做出的贡献表示深切赞赏和崇敬，他在担任主席时非常胜任地完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我还愿意利用这一机会向最近担任其他职务的一些尊敬的同事致以真诚的告别，他们是：阿根廷的罗伯托·加西亚·莫里坦阁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尤拉伊·克拉立克阁下、德国的阿道夫·里特·冯·瓦格纳阁下、印度的普拉卡什·沙赫阁下、意大利的安德烈·内格罗托·坎比索亚、肯尼亚的托马斯·阿里巴·奥加达教授阁下和瑞典的卡尔-芒努斯·许尔特纽斯阁下。我祝他们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同时，请允许我欢迎最近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担任职务的新同事：阿根廷的胡安·阿奇巴尔多·拉努斯阁下德国的沃尔冈·霍夫曼博士阁下、印度的萨蒂什·钱德拉阁下、肯尼亚的唐·南吉拉博士阁下和瑞典的拉尔斯·诺博格阁下。

冷战已经成为过去，集团间相互对峙的结束使我们在某些方面感到较为安全，但却面临着更为复杂和更为不稳定的国际形势。较为安全是因为军备管制和裁军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条约将消除最有害于稳定的战略核武器。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处理常规军备问题。在这方面已经达成了关于欧洲地区的协议。其他一些地区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主动行动。就世界范围而言，现在联合国常规军备登记册已经准备就绪。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我们已经开始关于军备透明度的工作。

然而，我刚才在描述当前国际形势时使用了“不稳定”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世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变革发生的速度现在很有可能超过我们思维和适应过程的速度，带来的是危险而不是稳定，在应当清楚明确的问题上产生混乱。最近区域冲突和种族冲突的扩散是令人遗憾的例证，甚至即使某种安全得到改善，某些特定地区的安全并不一定有所好转。海湾冲突就是明证。在前南斯拉夫的问题上，在安哥拉、柬埔寨和索马里的局势中这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还有更多的“热点”。简而言之，国际社会在谋求和平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新挑

战。正如主席先生在开幕发言时所说的那样，“历史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裁军谈判会议现在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变革。看上去这可能有些奇怪。难道日内瓦的军备管制和裁军界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就吗？最近取得的这方面成功显然不是微不足道。化学武器公约就是裁军谈判会议一旦掌握了必要的政治意愿时有能力做出成绩的光辉例证。为此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感谢法国总统和法国政府主办了化学武器公约签字仪式，并感谢其热情款待。这是一项出色的成就，130多个国家上星期签署了这一公约，并未经表决地通过了一项设立筹备委员会的决议。荷兰外交部长库伊吉曼上个星期在化学武器公约签字仪式上说：“许多国家和许多个人都对这一伟大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让我仅仅提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两个国家：澳大利亚编写了一份新的清楚的公约案文，德国的冯·瓦格纳大使富有才干地指导了最终产品的完成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急剧变革的时代，我今天要谈论的就是变革。我将首先简要地从历史角度讨论裁军谈判会议在其中运行的变化着的环境，1990年代的安全要求；然后我要论及“变革的参数”；最后讨论裁军谈判会议今后应取的方向和由此而来对其工作议程和构成产生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简短地回顾过去。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看待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我们就必须承认，裁军谈判会议促成了若干条约，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法律框架，禁绝了三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过去我所听到的主要批评是，它花费的时间太多。事情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关系到各国安全的条约本身就很难谈判。同样，化学武器公约在这方面是很说明问题的，从谈判的吃力程度、处理的议题的新颖程度、以及其中包含的全面核查规定和为完成这一公约所花费的时间都能说明这个问题。成功取决于政治思维中的突破，而这种突破有时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新思想、或抛弃旧思想的过程才可能发生。

如果说裁军谈判会议是成功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加以改变呢？不是有句老话说“东西没坏就别动它”吗！我的看法是，不行，裁军谈判会议必须进行变革而且必须紧迫地变革。

如果说裁军谈判会议有时被看做是冷战的产物，那么它所谈判的议题，及谈判的方式及其结果有些也同属冷战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裁谈会几乎已经走完了1948年安全理事会常规军备委员会指明的道路。我说的是几乎走完，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一种看法，认为我们所谈判的议题和武器与冷战的要素直接相关并经1978年裁军特别联大界定，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接受，即使冷战结束，我们的谈判尚未全部完成。

按照旧有方式，仍然需要就核试验问题开展工作以期达成核禁试，例如，最终我们还可能参与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谈判核查条款的工作。如果我们遵照安全理事会常规军备委员会所制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定义，我们就可能需要继续努力就有关放射性武器的长期陷入僵局的问题达成协议。当然在这方面我们就已经面临着变革的内容了。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一直并不乐观地看待美国和苏联关于单独制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提议，这种武器现在并不存在。但是，如果把这项陈腐的议题转为同时也禁止袭击某些核设施的议题，我们是忠心拥护的。在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严重损害之后，我们继续认为，确立这种禁止是裁军谈判会议的首要责任。

如果我们要了解裁谈会必须变革的原因，我们就必须放眼未来，并了解1990年代的安全需要。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迄今为至所进行的尝试表明，这不是一件易于完成的工作。你的前任巴西的德·阿赞布亚大使在1990年2月8日促请我们摆脱思想混乱，目的明确地对新国际形势作出反应时对此是明了的。我们还可以从走在我们前面的其他机构中得到启示。联合国安理会在去年1月的最高级会议声明中指明了它认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并且说明了消除这些威胁，将不扩散理论转为协调一致的行动所要采取的步骤。联合国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议程”的报告中着重论述了对国际安全构成新威胁的多种多样并往往相互冲突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在他题为“冷战后时代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中论述了争取全面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概念以及途径与方法。他说：“世界已变得安全一些，但也复杂得多。国际环境的变化为谋求裁军既创造了新机会，也提出了新挑战”。联大建议立即采取实际步骤通过提高军备透明度加强安全。同时，联大草拟了争取甚至更宏伟目标的蓝图，勾划出了一种新的合作安全环境，通过议定的建立信任措施有效防止不利于稳定和过量地集结军备，在这一环境中将宝贵的资源从军备中解脱出来用于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作出调整尚为时不迟。虽然如此，但我们现在就应这样做，因为现在的世界处于一种变化状态，充满了不稳定因素，使各国很难评估和提出其合理合法的安全要求。不应以冷和平取代冷战。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应当听取来自其他方面的意见，不必担心会失去我们所珍视的独立性。如果不这样做，除了我们的政治相关性和独立性，我们可能还会失去更多的东西！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进一步阐述我国政府对于裁军谈判会议未来的实质性工作和体制方面的看法。裁谈会必须进行调整适应的主要原因是冷战和两极世界的结束。同时这表明了我们必须采取的方向。我建议我们从变革参数的角度进行思索。

我将基本上努力侧重于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些定点，从这些定点出发，我们可以为我们变化中的工作得到某些实际启发。

过去我们政治多样化的两极特性以及其中包含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使关于可能破坏脆弱两极平衡的武器系统的谈判有一个侧重点。我们全球裁军谈判的方式是与之相对应的。我们的“对话”反映的是该段时期和这些客观情况。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各个前身在其多边议程的基础上取得了一项令人惊叹的成功：现在已经有了关于最危险武器的一个相互交织的条约网。我们都应该承认这一点，并为之感到庆幸。

恰恰是裁军谈判会议成功的本身不应使我们回避承认裁军谈判会议内目前形式的谈判和磋商的相对重要性正在消失，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遇到的不同危险和不同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新层面”报告中提到：“裁军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特的问题，需要有其单独的组织框架。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裁军是加强国与国之间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方面的问题只能与其它政治和经济问题合并加以解决，同样，政治和经济问题也常常需要与裁军措施相结合才能得到解决。”如果我们想要考虑一种新形势的裁军谈判会议，而且我国政府强烈认为有此必要，那么我们也就必须研究我们现在面临着的和在未来可能会面临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而不是我们过去所面临的那些危险。

我认为，过去的主要危险是武器的拥有数目危害了稳定，并且存在着突然袭击的实际威胁。这种拥有量使得人们必须制约并随之裁减和/或消除这些武器。的确，当时世界的两极化在同时也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不允许任何区域性冲突发展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悲剧。但是这也造就了使区域性争端得不到解决的许多根本原因，即使这不是一场悲剧，也是一种嘲讽。现在，激烈的民族主义呼声及民族和宗教冲突或只不过因为独裁者继续为霸权进行着往往野蛮的挣扎使得区域性冲突四处蔓延，对于这种冲突，大国之间的角逐既没有给予支持也没能加以制止。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逐渐得出结论，当今的主要危险是超出合理的防务需要以有害于稳定的数量获取和积累武器。国际安全合作的首要优先事项是，或应当是，预防武装冲突。

但是，变革的参数不仅要求我们必须在裁军议程上纳入新的议题，而且理想的是把裁军谈判会议的基本两极结构改变为真正的多边结构，议程不仅要反映出多边的协商一致意见，而且要体现出真正的多边利益。裁军谈判会议有在1990年代通过调整成为一个现代组织的良好机会：不仅是在多边裁军取得了成功的现在（最近的成功是化学武器公约），而且在1990年代的转折点之前完成这一调整，这就是1995

年的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

另外，里斯本议定书在双边范围内提出了一项例证：曾经一度纯粹是双边性质的限制和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是否能取得成功要靠多个国家执行其中的一些条款。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衷心祝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取得的出色成就，于今年1月3日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签署了第二阶段裁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

在界定了变革参数和发展中的安全环境之后，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决策进程订出一些标准。首先，显然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多边组织，而不是冷战的遗迹，而这必须体现在其工作议程和成员构成上。其次，必须有宗旨的连续性：裁谈会应当首先保持成为一个独立的谈判机构。同时它应当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联系。

裁谈会的目前议程和成员反映的是旧有世界秩序的两极化。所以毫不奇怪，当人们研究议程时就会发现，它与当今的形势和现实几乎没有多少相关性。这一议程是1978年裁军特别联大的直接产物。该届会议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当然还应当认识到，其中与核武器有关的大部分议题事实上是在裁谈会范围之外处理的。现在，无论裁谈会如何行事，裁军已经成为国际日常生活的现实。我们关于裁谈会目前议程的工作尚未完全结束，但其中一些议题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相关性，这应当使我们更加仔细地看待整个议程。

例如，可能最好把所有的核问题综合纳入一个核项目：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项目之下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或关于各个分项的工作组，其成员可多可少，将反映国际社会各方成员的利益。核试验当然是一个优先问题，需要为此不加任何拖延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另一个优先项目是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限制常规武器。以更宽广的眼界看待这一议题同时处理其中各个有关特定问题，将能反映出裁谈会有能力不仅对其它组织和机构的许多信号和信息作出反应，而且还能够针对特定领域的具体政治和军事事件及动态作出反应。获取防务手段必须有透明度：在国家之间对等提供关于国家拥有的常规武器的准确数据具有建立信任和帮助查明过量集结情况的潜力。尽管现在有了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但仍然未能制止获取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制造此类武器的手段的努力。事实上关于核武器也存在着同样问题。难道核武器多极化是我们的未来吗？关于核不扩散之必要性谈论得最多的一些国家似乎自己正在努力获取此类武器。在有的情况下，这一趋向已经对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的工作造成了直接不良影响。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对于区域性问题来说，扩散的后果和两极化的影响既有共同之处，也有重大区别：两极化和扩散都可以使区域性争端逐步升级，失去控制；两者也都具有掩盖那些首先导致区域性争端的真实内在原因的悲剧性效果，进而造成新的“真相”或新的“既成事实”。而其中的区别在于，在两极化是主要因素的情况下，它可以产生一种约束影响力。而当扩散发挥主要作用时却没有这种影响力，它使人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导致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具有超出一国范围进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可能。我们应当本着这种精神严肃地看待过去议程中应当加以保留的项目，我刚才提到了现在仍然务必争取禁止袭击某些核设施的问题。而且，我们应当本着这种精神严肃看待那些可能使我们就有效裁减和限制军备达成协议的议程项目。我认为可以讨论合理防御上限概念。这将符合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就明显过量或具有威胁性的常规军备能力达成区域性协定的提议。

我们应当加强在不扩散方面的努力，并使之与裁判会议进行的工作，即关于军备透明度和常规裁军方面的工作并驾齐驱。随着联合国常规军备登记册的实行，这两项议题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互为补充的。对裁判会来说这一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其重要性在于今后可能会扩大登记册，1994年我们将在联合国内面临这项工作，另外其重要性还在于它与裁谈会可能着手的另一项议题有关：区域问题。裁谈会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磋商和谈判的机构。但是，如果裁谈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全球范围，它很快可能就没有什么用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是区域性争端。超出合理防御需要特别是对紧张地区进行常规军备的国际转让增加了冲突的危险，妨碍和平解决争端。在努力达成建立信任措施方面，裁谈会可为关于特定指导方针的磋商和谈判提供专门知识，在确有必要并存在政治机会时，针对特定情况作出调整。

为了成为真正的多边组织，我们必须改变裁谈会的构成。裁谈会的现有成员反映的仍然是冷战的两极化。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防止落入陷阱，把裁谈会变成一个南北方成员结构变成一个问题或甚至占主导地位的机构。扩大的尺度应当一碗水端平，不能对某个集团放宽，而对其他人变严。相反，本会议的新构成应当服从变革参数的需要，也就是说，裁谈会应当接纳那些能够并愿意在今后为推进我们争取国际和平和合作安全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例如，一个成员应考虑从现在起应当成为我们优先项目的议题。的确，应当允许迄今为止表现出兴趣并已经申请成为成员的所有国家尽早成为裁判会的成员。这是用不了多少时间和努力就能作出的决定。让我们赶快完成这项任务。

安全问题的谈判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需要协商一致。只有通过协商一致的

规则，谈判才具有实际意义并有所进展。我们不应为此而被吓倒。裁军的许多构想需要时间才能发展成熟。当然应当保持裁谈会的独立性，但是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裁谈会不应重新评估自己在军备管制和裁军的互联机构体系中的作用。

目前存在着与一个不同组织的并行关系，这就是北大西洋联盟，我国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该联盟的中心作用是，并将保持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确保其成员的自由和安全。按照民主、人权和法制的共同价值观，该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欧洲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和平的秩序而努力。这一目标仍然保持不变。但是该联盟在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的条件下，自1992年6月在奥斯陆作出决定以来在欧安会努力的框架之内支持了维持和平的行动。现在该联盟还愿意根据具体情况并按照其自己的程序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主持下的维持和平行动。关于该联盟可提供的援助，目前与联合国秘书长保持着联系。整个联盟以及各个成员现在正在推动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决议，并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了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和制裁行动。这些活动当中没有任何一项以任何方式妨碍了联盟的独立性。

因此，北大西洋联盟在新的要求和挑战面前在欧洲承担了一种新的作用。裁军谈判会议在不削弱其中心工作的同时也可在自己具有必要的能力和专长的领域内这样做，这就是裁军领域。通过对国际协定中特定裁军部分 提供这种专长和努力，裁谈会的工作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能够更好地融合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努力。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应当重复进行欧安会和其他一些区域性组织内正在进行的工作。在此聚会的各代表团肯定不会赞成照抄他人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是，开阔视野，向愿意走上裁军道路的各区域的国家集团在我们有经验的方面提供裁谈会的专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也是刚才向我们宣读的联合国秘书长致裁谈会贺词的要点之一。我认为我们应当听取这一意见。

主席：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本人及我的前任阿赞布亚大使说的客气话。我还愿在此就荷兰政府将海牙市提供作为化学武器公约组织的所在地表示巴西的谢意。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莱多格大使发言。

莱多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在我们开始1993年会议之际我愿首先祝贺你担任主席，我和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完成制订我们今年工作安排的困难任务。我还愿对自1992年我们上次开会以来到日内瓦裁谈会的新同事表示热烈欢迎。

我在1993年开幕会议上发言，代表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正式宣布，布什总统和叶利钦总统1993年1月3日签署了进一步削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往往被称

为第二阶段裁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这项条约将使两位总统1992年6月17日在华盛顿最高级会议上签署的共同理解书转为法律形式。这项条约将大幅度裁减两国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总数，从目前水平上减少三分之二，而且条约还将规定消除最不利于稳定的战略武器，即所有的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或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洲际弹道导弹。条约中还包括一项关于消除和改装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议定书，一项关于展示和视察重型轰炸机的议定书以及一项关于属性划分的备忘录。

新条约是以美国和苏联1991年7月31日签署的裁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为基础的，但是要求更大幅度地裁减战略核力量。除了新条约明确修订之处以外，第一项条约的所有条款仍然具有效力。由于这两项条约之间的密切关联，第二项条约不能在第一项条约之前生效。另外，在第一项条约的整个实施期间，第二项条约也将有效。

条约为任何一方可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目规定了同样的最高限额。削减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在第一项条约生效之后7年完成。第二阶段将不迟于2003年完成。自第一阶段结束时，每一方必须将已经部署的全部战略核弹头裁减至3,800至4,250枚之间。这一数字中包括已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上的弹头数目。在3,800-4,250枚弹头总数之间，已部署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数目不超过1,200枚，已部署的潜射弹道导弹上的数目不超过2,160枚，已部署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弹头不超过650枚。根据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性进攻性武器条约，执行核任务的重型轰炸机上的武器将按每一方在属性划分备忘录上开列的实际装备的此类武器数目计算(例如，轰炸机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新的轰炸机计算规则与第一项条约相比是一项重大变化。根据第一项条约，实际配备有多达20件核武器的重型轰炸机在条约最高限额内只算一个单位。新的轰炸机计算规则是俄罗斯和美国迈出的一个重大步骤，反映了我们两国之间的伙伴和信任关系。

在第二即最后阶段结束时，每一方必须将其部署的战略核弹头裁减至3,000-3,500枚。这些弹头不得装载在包括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洲际弹道导弹上。因此必须从每一方所部署的武力当中消除所有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洲际弹道导弹，只允许装有单一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在潜射弹道导弹上部署的弹头不得超过1,700-1,750枚。尽管第二阶段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没有专门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潜射弹道导弹，但此类弹道导弹上的弹头数目也将予以大幅度裁减。

这项条约将使得有可能裁减某些弹道导弹上的弹头数目。这种“卸载”将在精心安排下予以实施，修改了第一项条约中所议定的计算规则。这项条约还要求在2003年1月1日之前消除所有的已部署和未部署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消除的方法按条约程序进行，或将此类导弹用于空间发射目的。另外，条约对重型轰炸机作了进一步的限制。

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全面核查制度将适用于新的条约。此外，该条约还包括一些新的核查措施，如现场观察SS-18发射井改装和销毁导弹作业，展示和视察所有重型轰炸机以确认核武器的装载情况，展示转用于常规目的的重型轰炸机以确认其可见差别。按照该项条约，将由视察一方承担某些类型核查的费用。

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不复存在，建立起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另外产生了其领土上具有战略核武器的四个独立国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1992年5月23日这四个新独立的国家和美国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就遵守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方法达成了协议。协定已经编纂成为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一项新的议定书，使所有这5个国家都成为条约的缔约国。根据该项议定书，这四个新独立国家将在它们之间作出必要的执行安排，履行在条约下的责任。另外，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还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词作出承诺，在条约的7年裁减期内从其领土上消除所有核武器和一切战略性进攻武器。它们还作出承诺，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正象我刚才提到的那样，由于第一和第二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项条约不在第一项条约之前生效。美国国会和俄罗斯联邦及哈萨克斯坦的议会已经同意批准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我们期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议会早日采取同样行动。我们同样重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迅速加入不扩散条约。为了进一步强调最后这个问题，俄罗斯联邦已经采取的立场是，如果这三个国家不采取此类行动，无论第一还是第二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都不得生效。

主席先生，巴查诺夫大使和我今天一起向你提交第二阶段裁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俄文和英文本，其中包括所有的附录，以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加以散发。我认为你和本会议的成员们将会发现这些文件与本会议工作的实质是有关的。

主席：我感谢莱多格大使的发言和他代表美国和俄罗斯联邦正式宣布两国签署了这一重要条约并就其中规定作了说明，我的确已经收到了莱多格大使提到的函件，我将与秘书处一起采取必要步骤散发这一重要文件。我还愿感谢莱多格大使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高兴地请比利时代表塞尔韦大使发言，他将提出本会议请他完成的关于裁谈会议程和成员这一重要问题的报告。

塞尔韦先生(比利时)：首先我愿对在刚才的发言中赞扬了我将有幸加以汇报的任务的所有人，我特别感谢对我本人所表达的谢意和赞扬。

按照裁军谈判会议在提交联合国大会年度报告的第18段第(f)分段中作出的决定，我作为本会议会议间隔期间的主席被委托就本会议认为十分重要的两个问题进行磋商。即本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在磋商当中，我得到了你作为继任主席及本会议秘书长按照报告的决定给予的宝贵协助。如你所知，我请本会议成员国和在1992年期间参加我们的工作并已申请成为成员的非成员国参加一系列的双边磋商和小规模的其他会议，以征求它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我对参加了磋商的所有人表示十分感谢，大家在我称为是相互合作的积极气氛中提出了新的设想和意见。我在纽约第一委员会议事过程中也继续进行了这方面的磋商，在这一系列磋商结束时，我请成员国和我刚才提到的非成员国参加不限员额的磋商，在磋商当中我就我们在会议间隔期间工作的结果作了说明。这一说明已分发给所有与会者，当时秘书处还分发了一份关于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成员的非正式文件。我愿提醒你，最后一次这方面的磋商是12月8日举行的。在这些磋商之后，我与在此之前等待其政府指示的一些本会议成员继续进行了磋商，它们希望进一步会谈以便对我的问题作出回答。另一些与会者向我澄清了在磋商第一阶段未加澄清的一些问题。

在1993年会议开始之际，今天我按照本会议决定的要求就这些事务向你提出报告。我愿加以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在1992年12月8日会议之后进行的磋商并没有改变我在当天所作说明中的结论。因此，1992年12月8日的说明已阐明了我关于本会议委托我完成职责的报告，我请本会议加以注意。

由于我已经完成任务，我愿感谢主席先生和所有我的同事在这些磋商期间所给予的合作。当然，我绝不能忽视我们的秘书长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这一进程当中所发挥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我感谢他们全体的献身精神和给人以启发的指导。我还愿感谢所有忙于幕后的人，笔译员、口译员、秘书，简而言之，所有那些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没有他们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完成的人。我向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和热烈的感谢。我欢迎来自德国、肯尼亚和瑞典的新同事来到我们中间，并祝他们在新岗位上取得成功。最后，我祝愿所有的同事们在1993年内万事如意。主席先生，我预祝你在今年开始之际着手进行重振裁军谈判会议机制活力的困难任务时保持勇气、真诚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向你保证我将予以支持和充分合作。

主席：我感谢塞尔维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客气话以及他的良好祝愿。

我代表本会议对他在会议间隔期间进行磋商所作出的不懈的努力表示我们的赞赏。我在非正式磋商中已经宣布，我准备任命两名特别协调员处理塞尔韦大使磋商中的重要问题。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希望现在发言？德国代表希望发言。霍夫曼大使，现在请你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主席先生，我谨愿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我的同事们对我的友好欢迎。我祝贺你承担新的任务，而且我愿在你所作出的保证上再加上我个人的保证，保证予以全面合作和相互支持。你提到了我国前任外交部长，我的同事们也提到了我的前任所进行的出色工作，这使感到面前的担子更重，因为我在言行上将必须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准。无论如何我将尽我所能。

主席：感谢霍夫曼大使。请放心，我们说的这些话是确有用意的。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请瑞典的诺博格大使发言。

诺博格先生(瑞典)：同样，我愿对主席先生和本会议内的其他同事向我表示的欢迎致词致以诚挚的谢意。当我今天上午走进本会议厅时，我感到来到了家中，因为我过去曾经在此工作过几年，我经常说，那是我外交生涯中收获最大和最有意思的年月。我再次担任新职务时怀着极大的期望，我向主席先生和本会议的其他同事保证我将给予全力合作。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人希望发言，我愿提及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我曾经宣布，我将召开一次裁谈会非正式会议审议若干组织问题。尽管在午餐之前我们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我认为现在开始审议这些问题是有益处的，我准备照此办理。在这方面，我还记得在会议间隔期间本会议的成员国曾经就加强非成员国参加我们工作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是，我们应当争取这一目标。在就这些重要问题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本会议的成员将同意我的意见，请本会议厅内的非成员国代表在我们马上要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期间留在会议室内。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将照此办理，我注意到没有人反对。

我宣布裁谈会本次正式会议暂停，转为审议组织事项的非正式会议。

非正式会议和全体会议下午1时10分散会

XX XX XX XX XX